

周兆祥

望道便驚天地寬

——一本全面介紹中國文化的書

對於許多中外人士來說，「中國」不過是萬里長城、雜碎、功夫；中華民族不過是十億個寫方塊字的人。這是很值得憐惜的無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創校三十多年以來，一直以發揚中華文化爲己任。該院中國文化學會近年編的一本中國文化講座錄，正是認識中國的一個好開端，它的書名更恰切不過：「望道便驚天地寬」。正如「代序」裏說，身爲二十世紀

的炎黃子孫，「我們要求全面地認識中華民族這個大生命的表現，它的現狀，和它指向的理想，這種認識不是偏重某一個文化項目，如政治、經濟、社會、哲學、文學等等，而是各方面表現的文化整體，也不止

於目前的狀況，而且是它在歷史過程中的表現。」——我們應當嘗試在現實的機緣上，看看能够找出甚麼根據，來決定我們對民族底大生命在目前所處的方向或狀況所應採取的態度。換言之，我們要透視近百年來中國自身的情況，與對應西方文化之挑戰所作出的反應，以及在整個人類社會的環境中所處的地位。」

如果要總括中國文化的特質，「人文精神」應該是最合適的註腳。「此人文精神之基本原則可進而從兩方面來說，內在方面，要求個人主體性之建立，人憑主體性乃見出每一個個體之尊嚴，每一個個體之不可代替性；外在方面，要求建立尊重個體的制度，無

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法律上、教育上，除了人人皆享有公平權利之外，這些制度不得成為戕害個體性的工具。

中國人歷來最特別的地方，在於肯定自身的主宰性，自覺到獨立存在的價值。「人之能安立得住，當在於人自覺為一可以自作主宰的主體時，人必須同時肯認對自己的一切負責，此一負責是人之德性表現，這是人能成為主體的基本關鍵，這一點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也是中國文化的主要成就。從周初以至春秋時代，即見此主宰性一步步的透露，及孔子以仁點出，德性主體乃確立不移。人之為德性主體是從人對人間萬事之負責任，不再委諸於上天，見得人間一切皆是人自己所創獲的，是以人不但具有主宰性，此主宰性同時亦是創造性。人從推己及人之中，必得承認人人皆同有此主宰性此創作性，換言之，人人皆可創造人所能創獲的最高價值，是以可說『人人皆可為堯舜』，人與人之間可以有現實上的不同表現，或在實踐中所創造之價值高低，但並沒有基底上的差異——並無天生的奴隸。在這裏即見出每一個人都具有獨立的意義，因為他的主宰性創造性是繫屬於他底個體生命的

，因此，每一個個體生命皆有其不可被代替性，而這就是人文精神之基石。」

也正因為這種自我肯定的傳統精神，儒家比一般西方宗教懂得安頓生命，同時中國人不能夠真正接受「人格神」的觀念。正如文集中輯錄霍韜晦的話說：「西方宗教最重要的上帝存在的問題，在中國竟不成為問題。」「本來，在孔子之前，中國對於人格神的觀念，亦有出現，例如詩經，書經等古代典籍中的『帝』字，大半是人格神，有崇高主宰之義，有時『天帝』字亦有主宰義，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等。後來，『天』的觀念逐漸演變為一形上意義的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天命靡常』等。這些觀念，在顯示萬物各有其理，天的活動，仍以此理為據。所以天、帝在古資料中，照例支持有德者，這樣，天人之間就不是隔絕的，對立的。」「由此，可見中國之宗教精神，重在建立人的精神，超世而入世，無像西方所說的直升天堂的講法，這無像小乘佛教所說的不還果或阿羅漢果。他們的講法，使超越者與人世打成兩橛。如果把超越者說成神，那麼他們的人神關係就是對立的。但是中國

，這一對立却可以完全消解，即完全消解在人道實踐的境界中。這是一個立體透明的境界，人在人道實踐中即同時可以有超越的意義呈顯出來。這是中國人文主義的宗教的特色。」

認識中國不應該止於懷舊，保存古董，我們的責任在於找出：有了這麼深厚的文化根基，這一代的炎黃子孫可以怎樣把驕人的遺產，應用到這個危機四伏的世界上。「工業的盲目發展，破壞了人所以生存的環境，枯竭了資源。資源盲目的消耗，這一代的人，把後一代的資源都浪費掉。在此情形下，人變成了一個純物慾的存在。在物慾中，淹沒了作為一個人的存在。禮記樂記中有：『人化物』的說法，人變成了物，只有洋房、汽車、黃金、股票等等，滾滾來去，沒有真正的人。這當然是個很大的危機。」徐復觀先生筆下的現代世界令人心寒，只不過因為他描述得精確又深刻。

「望道便驚天地寬」這本文集，致力探索中國文化在現代世界裏應該擔當的角色。要看出這一點，就要先看出中國文化的特徵，以及現代世界的大問題。徐復觀先生強調現代世界的危機，在於「人的價值觀

念的喪失」：「人與人合理、正常的關係，一定要建立在價值觀念的基礎之上。價值觀念失墜，人之精神生活便會萎縮，在個人物慾生活之中，而人與人的關係，便完全建立在利害關係之上。民主政治一定要有一種價值觀念來支持。這樣民主政治才能產生正常的作用。若價值觀念一旦喪失，有些民主政治變成僵化，在民主自由之下，許多人只做壞事不做好事；有些民主政治便天折、或變成偽裝。在這種情形下，極權主義、暴力主義便橫行無忌；其次，人的生活得靠物質來維持，但是對物質的控制，完全要靠價值觀念。沒有價值觀念，人生便完全寄托在物質的享受上，順着物慾無窮無盡的追求下去。故簡單的說，現代危機最基本的因素是人生價值的喪失。」

而中國文化的特徵，正好在於對人的價值和主宰性的肯定。孫國棟先生說：「這種精神的開展，必然產生一種重人的、重道德的、寬容的、協調的生活態度。這種態度，表現於政治思想上就是民主思想及大同思想；表現於經濟思想上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表現於社會思想上就是重家族重人情的人道觀念。我想這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

現代世界主要受西方文化支配，所以現代世界的問題也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問題。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在於人與自然的對立，忽略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重理性、輕人情。正如吳森先生指出：「西方人對自然物一開始就以 Wonder 為主，再進一步便是征服自然。中國人自始即感謝天覆地載之恩而對天地有無限感謝和崇敬之情。這是一種道德和宗教的意識，另一方面，中國人對自然物採取欣賞的態度。這是藝術的意識。這和西方人用科學的態度征服自然很不一樣。在十九世紀以前，西方人視自然為一堆死的物體，並沒有生命在其中。中國人一向視自然為有生命的機體。易繫辭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說：『生生之謂易。』中國人視自然有生命而對自然有情，驟聽起來似乎接近迷信。但二十世紀西方的大哲懷德海氏高呼自然有生命，主張情為宇宙的本體。懷氏精通數理，熟諳西方科學和哲學，竟然有中國的主張，無怪李約瑟氏在『中國科學與文明』一書中懷疑他受中國哲學的影響了。至於情的認識論，我國古代的易經已開其端，論題當在『感通』一觀念上。懷德海的『攝受』(Prehension)，在我看來，遠

不及我們『感通』一詞。『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兩句，給這個觀念畫龍點睛的詮釋。這個觀念，包括人與人間的感通，死後者與已死者的感通，今人與古人的感通，人與自然物的感通。這一來，我們的世界事事圓融無礙，而這個圓融無礙的統一體為我們人類崇高的『情』。」

吳森先生看出中國文化怎樣恰好能够補西方文化之短。「今日的社會，尤其是美國的社會，個人主義流行。正是在『家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時候。人與人之間簡直沒有情的感通。……我今日敢大膽的下個結論：中國文化的『情』，是世界人類精神病的良藥。因為生在無情的社會，雖生猶死。中國雖然物質文明未趕上西方，但人類的幸福不能以物質衡量的。希望大家記着：『人情』是我國文化的最寶貴的遺產。不論是對父母之情，子女之情，兄弟姊妹之情，歷史文化之情，甚至於對自然物之情，我們都要加以愛護，加以珍惜，加以發揚光大。」做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可以是驕傲的。「望道便驚天地寬」這本書其貌不揚，却包含了這麼多精警又中肯的話，實在是一本教人驚喜又滿足的好書。